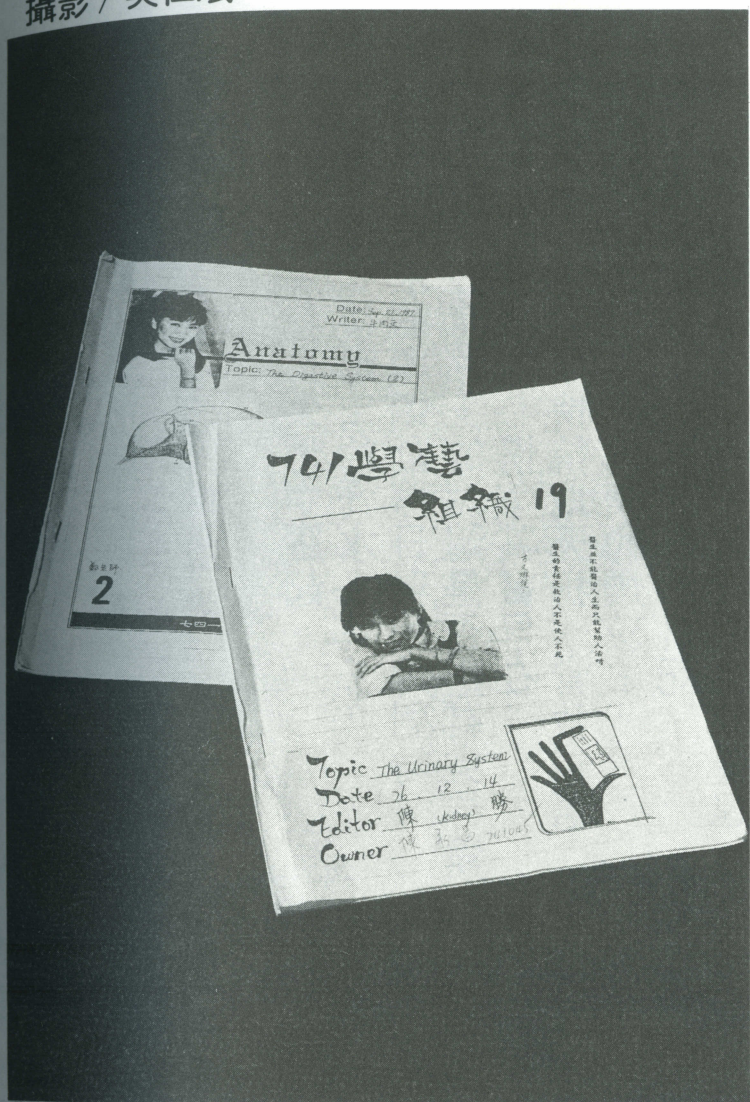


攝影 / 吳仁斌



沒有耕耘 那有收穫

◎第一肉

我愈來愈想要一部時光機器了。

北醫流行著這麼一句話：假使你在校園內看見衰衰樣子的人，問他是不是醫生？他會說·YES。

要不是每週一、五必須起個大早，扛著比五七步鎗還重兩倍的顯微鏡到「5103」佔位子上組織課，一個禮拜還難得運動個幾回。不過這種運動對我來說也夠激烈的了；三分鐘換了五種姿勢：或提、或抬、或抱、或捧、或揸！實在很想在自治幹部座談會中提議：凡是使用顯微鏡的課程，一律在警衛室上課！

除了顯微鏡以外，共同筆記應是醫學生再重要不過的東西，但是拿到一份爛筆記，會令人有吐血的感覺。譬如班上有個以北醫第一大美工自吹自擂的傢伙，有事沒事就把方文琳的照片放在筆記上，真是無聊又討厭，抗體大罵北醫青年不如時報週刊，一定在講他當總編的那一期，看他照樣得意洋洋，實在很沒自知之明。

談到抗體，才令我想起：醫三真的是非常封閉的一個學年。會問烏德抗體看了沒？他答覆我：是不是肉元寫的那一次免疫筆記？有夠爛，看了五行就把它丟進垃圾桶！陳國樂更沒水準：他把人家大聲疾呼「大學改革」的大學報，以為是台大明明的招生廣告單，拿去包便當了。真他媽的，丟知識份子的臉。此外，還有「決」什麼「根」的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奉勸散發的同學，要發之前最好先問問是不是醫三，以免——丟錢呀！

醫三也不全然死K書，班上有同學發起愛心捐助活動；據說是有一名男子的兩個腎臟都萎縮了，急待救援。好不容易找到了MHC相容又血型相符的捐贈者，只是沒錢移植，這真是個非常有愛心的班級！可是大家怎麼不關心他們最親近的同學中，有人頭腦笨得不像話，迫切需要換腦……

開始發覺自己笨，是在上了解剖實驗之後：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血管、神經的位置會跑來跑去？我的手藝更是叫人不敢領教；自從肚臍掉出來之後，同組的兩名作腹部的同學再也不准我操刀了，因為發生太多故事了：胆囊、橫膈、腹橫肌、腸繫膜……。我想他們是忍無可忍的，不過我也不是故意的。打從青蛙開始，我應該覺悟去唸建築系的，現在想重考也太老了！

快要跑矜子了，每位同學都很認真辨

識，我也拼命在「手背」找掌長肌。唉！被紫玉笑個半死，我愈發覺得自己很像大雄！如果我是大雄也就好了，我不會像他那麼「笨」，我會駕著時光機器，到考完試後去問題目；這樣，那有可考不好？我還是去拉住一年前那名送信來的女孩，相信一切的一切都會和現在不一樣的！

我真的愈來愈想要一部時光機器了。大概是 cadaver 看太累了，作了一個很可怕的夢；夢見新雯在會陰部清出了二十幾條血管，然後揪住我，一條條拉起來問：這叫什麼名字？那又是什麼名稱？我明明記得老師只叫我們看一條血管——下直腸動脈，怎地變成二十多條？夢醒了，嚇得滿身是汗。

大家格外珍惜臨考前開放的這段時間，看得特別賣力，幾乎忘了福馬林的存在。

夜晚踩著疲憊的步伐，踏出解剖實驗室，走在漫漫長路百米道，遠遠望去，拇山依然挺立，卻讓我聯想到久久未曾碰觸 slide 底下 gall bladder 突起的那根 flod……

回到住處，坐在桌前，攤開講義，我覺得好疲倦、好疲倦……

忽然——窗前出現一道黑影，我連忙打開窗戶，喊道：是誰？

只見那黑影向遠處竄了過去，消失得無影無踪。

我又聽見背後有人叫我，猛回頭，看見一個小叮噹樣子的外星人，嚇得我嘴巴張得老大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「你不是很想要一部時光機器？」小叮噹問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來自民進星，要到國民星去，路經此地接收到一股非常強烈的電波，似乎不來完成你的意願，我的太空船就一直為這股腦電波干擾著……」

「這麼說來，你是來送我時光機器的囉！」我興奮異常地問。

「沒錯，不過有兩個大原則，你必須確實遵守。」

「什麼原則？」

「第一、絕不能用時光機器去改變歷史。第二、不能突然出現在『現在以前的你』的面前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關於第一點，歷史是不能更改的，你一定知道。至於第二點是因為：現在以前的你，根本不知道將來的你會擁有時光機。而一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人，突然出現在自己面前，萬一把以前的自己嚇死了！試想：以前的你明明嚇死了，未來的你却沒死，這將會引起一場非常可怕的時空大變動。」

我聽得迷迷糊糊：「什麼以前的我、未來的我死了沒死的，太過複雜了，反正就是不能讓見到小叮噹這時刻以前的我看到以後的我就是了。」

接著小叮噹開始教我如何操縱時光機器。嘻！比牛肉偉的新車還容易使用。之後，小叮噹告別了我，繼續他的太空行程。」

各位想必猜得出我的下一步動作。對的！我要去問題目。我把時間定在老K出場的前後，開始這第一次奇妙的旅行……

不一會兒，我真的碰上兩天後的老K了，連忙叫住他，問道：

「考得如何？」

「好難哦！走在拇指和食指之間的靜脈，沒有說要看却考出來。」

「那個我也不會（其實待會兒查書就會了），還有沒有別的？」

緊接著老K屁出了十幾二十題，還不

時間我：答案有沒有和他的一樣？我題目都沒見過，只能支吾應允，並適時發出驚歎聲：「哎呀！我怎麼沒想到呢？喜得老K把所有記得的答案全講了出來。我看套得也差不多了，於是和老K說再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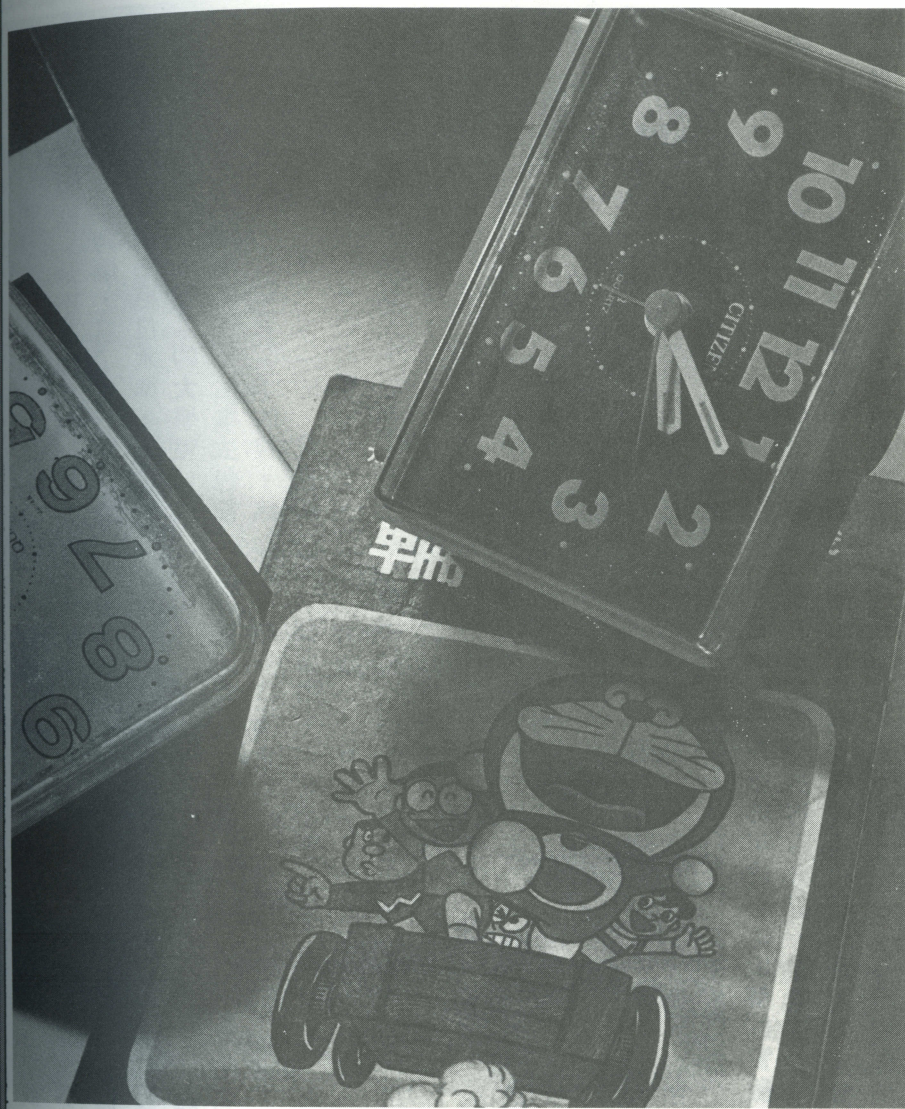
本來想再啓程，去拉住一年前那名送信來的女孩，可是記起小叮噹的話：「不能讓過去的我，見到未來的我。」唉！儘管有了時光機，人還是只能活在後悔之中。

在回程的中途，我改變了主意。想起窗前的那道黑影。「萬一他偷聽到時光機的秘密，萬一他因此偷走了時光機：」「種種不安的念頭，湧上心頭。我把時間調前，要去調查這道黑影。」

剛下時光機，忽然聽見窗內的我打開窗戶，並且喊道：是誰？

這時，我終於恍然大悟：那道黑影竟是我自己，又立刻想起小叮噹的叮嚀：「不能讓見到他以前的我，看到以後的我。」趕緊向旁邊一躍……

噯喲！我從椅子上摔了下來，摸摸跌疼的屁股，又是一個亂七八糟的怪夢！唸解剖罷！後天就要考了。



攝影 / 吳仁斌